

網戀十年，我們的第一張合照是在他的墳前

我找到了他的墓碑，也找到了關於他的，我的，還有我們的真相。



Mantha Mok /

他在2023年6月13日的凌晨自殺離世。我知道時已是三天後。

按他之前的說辭，當時他在貴州打多份工，給在醫院躺了兩年的父親賺錢治病。每隔兩天，才能抽出空檔「報平安」。這份慣例，讓我在6月12日收到他問我借錢的短信後，專心進入了新一輪「等待」。過了三天，意識到不對、輾轉聯繫到他媽媽時，再收到的和他有關的消息，只有他的死亡證明。

「他就這樣拋棄了我……我一輩子都忘不了……」他媽媽喋喋不休、顛來倒去地講。

我大腦連續空白。幾天前，他在我長達三個月的勸說下終於放下心理負擔，和我約定，七月就來北京找我，結束長達十年的異地戀。我會幫他一起還債，從此「相依為命」。他怎麼會突然就自殺了？

我一遍遍盯著死亡證明裏法醫給出的死亡時間：6月13日。是我們相識整十年這一天。這是只有我們兩人才知道的記號。可是他為何不直接告訴我，而是讓我猜？

極端悲傷下，一些出於自我保護的猜想自然地衍生：他一定是「假死」，這樣就能「人死債消」，換個面貌重生。這個想法有諸多漏洞，但我不得不靠它支撐，讓我至少能捱到，找到他的墳墓——過了三天，葬禮早就結束，他留在世上的只有一個墳。

我想去見他最後一面，拿到他的遺物以及或許存在的遺書。只是我總缺一點勇氣。因為，我倆的戀愛有些地下黨的性質：我的生理性別，是男性。

他的社交圈和絕大多數在大陸長大的順直男性一樣，提到同性戀，會嗤之以鼻。在他們的語言系統和認知邏輯裏，「gay」甚至可以是有侮辱性質的形容詞。關於我倆的關係，他從不對周圍人多說，他的同學和父母對我的了解，是「女朋友」和「網友」。

而現在我甚至不知道他埋在了哪裏。他媽媽不肯說，宣洩完情緒後直接拉黑了我。一直陪著我的朋友此時發現了突破點：

6月13日，他自殺後，他媽媽發過一條「朋友圈」，說「要忍著悲痛於6月14日下午某時某分在某中學幾百米處」安葬他。我的朋友在南方地區長大，對喪葬文化中「玄學」的部分很敏感：她確定，

他媽媽怎麼會如此詳細地預知埋葬的地點、時間，是因為找「專人」算過。按照這個方向去找，絕不會出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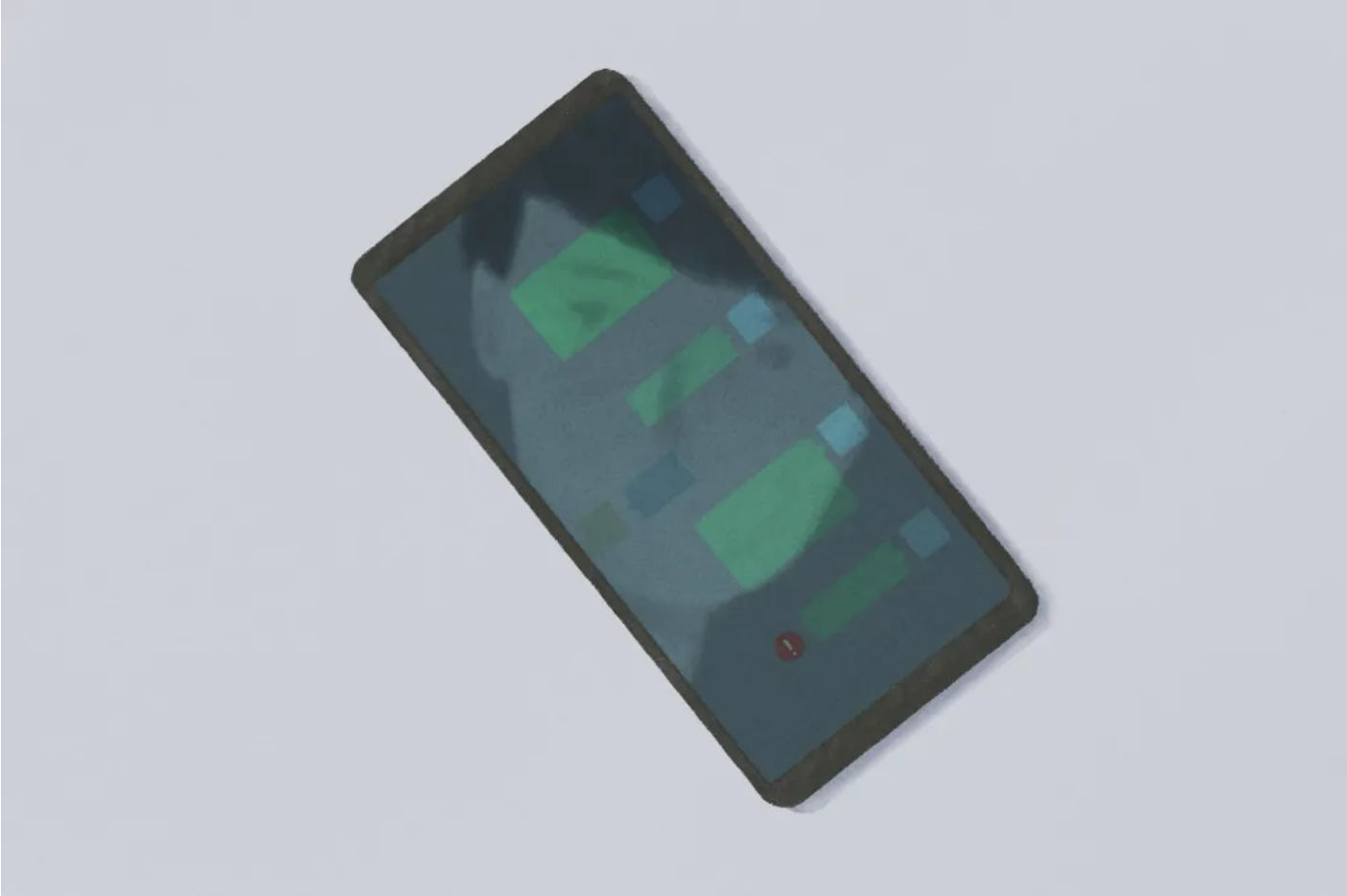
6月16日，我和她商量好，定下了「尋找墓碑之行」。

1.

2013年，我正讀高中。政策紅利給這裏帶來遠高於其他省份的名校錄取率，十公里外的學生還在上晚自習時，我已經回到家，玩著曾在頁遊時代風靡一時的「你畫我猜」了。那年6月12日的晚上，在某個「頻道」裏：我對著系統詞語「彩虹」，寫了個「D吧」，期待有人能像金庸小說中師兄弟相認一樣對出我的暗號。

「小紅書」出世前，「人人網」衰落後，百度貼吧是網絡住民的最大站點。人們在這裏圍出了一個有趣的小組。D吧人最多，它原名「李毅吧」，為調侃球員李毅的自大發言「我護球像亨利」組建。各色人群的湧入，讓它從對個體的吐槽，慢慢轉為了對社會現象的針砭，變為建「牆」之初極大的建政根據地。D吧管理員中，最出名的一位叫「彩色哥」。

台下的幾個人裏，一個頂著漫畫頭像、英文名稱的再普通不過的玩家最早答對，緊接著發了句「吧友別走」。我就是這樣認識了他。這之後，我倆一路從遊戲聊到了貼吧，又加了QQ，他變為了每天放學後都能和我聊天的人。



Mantha Mok /

他很有耐心，總讓我毫無保留地打開傾訴慾。我講，我父親很強勢，他則像大哥哥一樣安慰我：父親是希望你學習好些，不像他這樣辛苦；我講了我從小到大的奇思妙想，他總能激勵我、讚賞我，接著分享他的。

不久，我對他的感情變了。當我上無聊的政治課時，當我夜晚睡不著時，都有了一個可以去想像的對象。沒見過他的樣子，我就自己從偶像劇裏找原形。

我在他心中好像也慢慢不一樣，他會偶爾踰矩，說我「好可愛」，在沒回消息時，也會著急地向我道歉。拉扯了一些時間，他突然說，自己有了喜歡的女孩子。醞釀了很久沒等到回覆後，他又接著補充，是我。

這太意外。他明顯是錯認了我的性別。在網絡上，我的頭像是我喜歡的女性漫畫人物，暱稱則是我喜歡的作家三毛的英文名。我的談吐也不像傳統的男孩子，可這不是我有意為之，我只是想在網絡這個相對自由的空間裏，盡可能自由一些地做自己。

我下意識想糾正他，但怕他知道後會以為是我故意騙他，於是不敢明確答覆：他只是說喜歡我，這不是「戀愛邀約」，我可以不作回覆。他沒追問，只是聯繫明顯變少了。除了捨不得，我心裏也卸下了一塊石頭，當時的我不懂得責任的意義，只本能不想欺騙人。

再次交心是在2015年底。我上了一家好大學，在家長的期望下讀了一門不喜歡的语言專業，每天上課，學的都是當地男權至上的人文背景，像在接受酷刑。他也有新的煩惱。兩個孤獨又合意的人一搭上話，場面就不可收拾。

但長了兩歲的我明確知道，辜負一個人的期望是過於不負責的行為。終於，在他問我為何會忽略他的心意時，我像豁出去一樣，說明了一切，和他真切道歉。

他沉默許久，接著鄭重地說：我們以後去西班牙結婚吧。



Getty Images

我多次說過這個三毛曾去過的國家，在那裏同性婚姻能得到法律允許。我驚訝，心砰砰跳。宿舍熄燈後，充電寶的提示燈光持續照亮著我黯淡的心情。他說他從最開始就隱約感受到我是男孩子，也曾多次暗示說哪怕我是男孩子也要娶我。我沒當真。沒想到這是他的心裏話。

他也和我坦白了很多。比如他剛遇到我時，不是高二，是初二，他實際比我小兩歲。他以前也網戀過，相信它只能滿足一時。我那次沒有答應他的告白，只是催化了他離開的計畫。

認識三年，我們終於以最真實的面貌和對方相見了。這之後的五年並不都是一路順利，我們分分合合，每次挨不到要見面就會又分手，可仍走到一起。我堅定相信，我們是天注定的。

2.

但不意外地，該有個轉折。

2021年6月某天，他說父親得病了，要去醫院一趟。接著失聯，消息不回，電話不接——這和過去他幾次以冷暴力的方式分手的場景如出一轍。影響最大的那次，我甚至因此出現嚴重的抑鬱症軀體化反應，最終不得不退學。我條件反射般地變著花樣聯繫他。短信發了幾百條，QQ和微信的語音通話打到忙音響起無數遍。

再取得聯繫，是很多天後，他說父親病很重，他要擔起家裏的責任。相處多年，我對他也算有了了解，他的確優點很多，但也有一遇到挫折就想放棄的習慣。而我，往往會是他最早放棄的。

我提前打預防針，安慰他，有事可以一起承擔，這次千萬不要不告而別。但幾個月之後，分手的信息還是來了。我還是在他找我聊天後寫長文安慰他，希望他好好生活。捱到2022年，在我的鼓勵

下，他找到了一份好工作。有了希望，他又同我復合了。

但他仍偶爾失聯。我體諒他的艱難，偶爾問問是否需要幫助，不多煩他，又是很久沒收到回覆後，我試探地發了個消息，顯示我被拉黑了。

紅色感嘆號冒出的剎那，我心灰意冷，這感覺和以往都不一樣。



Mantha Mok /

我懂得人在面對巨大危機時想迴避的本能心理，但經過幾輪教訓，我想通，提分手有很多方式。直接敞開說明，我未必不能接受。每次都選擇冷暴力，根本只是因為他害怕面對我由此產生的負面情緒，也不想付出安撫的成本。「怕拖累我」實在是偽善的說詞。

我依次點開QQ、通訊錄、B站、網易雲音樂……這不單純是我們的連接，也承載著許多過去。但將他最後一個聯繫方式也果斷拉黑的那一刻，我覺得自己變得不一樣了。我沒再哭到睡著，讓時間寬慰情緒，而是利落打開電腦，完成我剛剛接下的稿子，也期待我接下來的和他無關的人生。

有些人好像就是有這樣奇怪的性格，當你徹底放棄了，他就又想回頭。

2023年1月，他的QQ空間裏，發了一條：「大家好好生活，我先走一步了。」

我覺察出了不對勁，立刻經過一番折騰聯繫到了他。他說，為了給父親治病，辦法都用盡了，也看不到希望，只能自殺贖罪。他這段時間在工地上班，疫情缺人，來錢快，不是工友發現，他可能也不會和我有這次的聊天。

他繼續說，他給我留了一張銀行卡，有十萬，密碼是我生日，他攢著給我出國留學用。我22年時轉發過很多由不合理的防疫政策造成的新聞，也提過想通過留學的方式「潤」到國外。他牢牢記在了心裏。他還說，他寫了很多信，請快遞員每年寄給我一封，口吻是他工作後、結婚後、生子後，以此讓我徹底死心，迎接我未來的生活。

後來和同伴聊起這件事，她大驚：你採訪時會分辨出受訪者每一句話的紕漏，挖出他們可能記錯的事實，輪到自己，竟然一點防備都沒有？

總之，我推翻了對未來的全部規劃。他如此為我著想，我沒理由不和他共渡難關。但疫情後，他很好說話的親戚都成了窮凶極惡的債主，怕收到追問，他不敢打開社交軟件，每天也只睡兩三個小時，其餘時間能多做一點是一點。

兩個月後，他回覆消息的頻率變快，我沒高興多久，他就吞吞吐吐地轉移了話題，問能不能借他些錢。我立刻轉過去了剛收到的稿費，表忠心一樣說要和他一同承擔。這像開了一個口子，他找我聊

天變得有規律了：每週的週中，每次要借錢時。原因也在更新：父親清創碰到了身體要進重症；父親得了肺炎，要搶救。我不是沒懷疑過，但每一次，都想起他上次自殺後在電話裏的痛哭。

他說他以前不懂事，故意提起別人家都很有錢，他父親聽了嚎啕大哭，換到現在這個辛苦的工作。他父親已經很久沒醒來了，他想親自和他父親道歉。

5月，他又一次來借錢了。這次的說法是，他父親終於等到了手術的時機，只要最後一筆錢，這幾年的掙扎就不會白費。我早已山窮水盡，朋友也借了個遍，上次籌錢甚至回收了寫稿用的ipad。他沉默無言，語氣變得無比頹喪：「我手裏現在湊到了幾萬塊，只能……只能補償你這麼多了。」接著掛了電話，再也打不通。

我驚地坐起。他的意思足夠明顯，他要自殺贖罪。沒多想，我失智一樣，慌張找了網貸，終於湊夠了錢。我興奮地告訴他這個消息，他沉默片刻，聲音軟下來，有些懊惱地對我道歉，說一定會還，接著就說要去做「蜘蛛人」趕工，回頭再聯繫我。我忽略了因為他而高築的債台，只因他懂得擔當的品行而欣慰。

這次手術後，他回我消息的頻率也沒那麼慢了。我們約定，工期結束，他就來北京，做這邊雄安新區的建設項目。我沈浸在迎接未來的喜悅中，家中東西都換了個遍。沒想到，等來的是不容抗拒的噩耗。



Getty Images

3.

北京到他老家的路很漫長，一小時地鐵、八小時高鐵，到湖南後，再轉半小時地鐵、一小時動車，接著打車半小時。早上五點出發，抵達時天空已經暗了。

封閉的小鎮裏，消息是藏不住的。學校門口超市的老闆給我們指出一個方位，說是他外婆的家。我猜想的「假死躲債」，幾乎被宣告了不可能。

小鎮老區一條路通往山上，周圍有堆滿水泥的農田和寫著「不得佔用耕地」的中國特色宣傳畫。自建樓一個挨一個，朋友和我一棟棟找。他家在一組低矮樓房裡。我一下子明白了，為何他說他家「很窮」。

我們向他家人說是「他認識多年的網友」，他們聽我回憶了許多他的信息才收起戒備，帶我們踏上尋找墓碑之行的最後一段路。

路不長，但錯綜，如果是我們自己，怎麼也不可能找到。墳在一個小山坡上，那一堆土被鞭炮碎屑鋪著，還不到半人高。碑沒立好，或許是太倉促，來不及訂做。他家人說，警察不讓把屍體拉走，只能當天燒了後把骨灰運到家裏埋。

這小小的一堆土，躺的會是他？我找不到半點和他有關的象徵，只麻木地行著。回去路上，他家人指著某處被白色塑料覆蓋著的灰燼，說「這是給他燒的房子」。那分明是紙做的，和我們以前說過很多次的「未來要有個大房子」完全不是一種。

就算要保持「網友」的身分，我也快忍不住淚流。但接下來的談話，卻讓我猛地冷靜下來。

他家人停下，緊張地小聲問，我們和他有沒有債務往來，我倆相視一看，著急否認，對方點點頭，也放下心說起家常。對方說，他的死實在蹊蹺，他們在他生前住過的賓館裏找到一部電腦、四個手機，都設了密碼。「現在送到華強北了，也解不開。」

聽到這裏，我愣在原地，重複：「四個手機？」但我心中真實疑問的是「電腦」。他借錢時，我抓住機會和他聊過未來，他很落寞地說，以後不會做程序員了，只能打工還債。我心疼他：為了給他父親治病，他賣了陪了他多年的電腦。對於酷愛編程的他，無疑是送走了一個夥伴，和希望的倚仗。

他家人接著說，深圳警察查公寓監控，往前推了幾個月都沒有任何異常。深圳？我僵住。他多次和我強調，他一直在貴州工地打工，我想去找他，他還以這裏太偏遠、不安全為由不肯透露地址。

朋友意識到了我的狀況，連忙說我們明天再拜祭，帶我回了住的地方。我沒精力去在意這些和他的說法有出入的細節。我心裏仿佛慢慢拼湊出了一個真相，但我害怕讓這真相落實，本能抗拒任何和它有關的事。



Mantha Mok /

後來我們又去往墳堆兩次，朋友留在原地，給我們留出空間。淚水終於在它本該落下的場合傾瀉而出。我靠在墳堆上，像靠在他懷裏，但我感覺不到他的存在。我想像寫文章一樣有邏輯地指控，為何丟下我，為何不告而別，為何他的話和事實有諸多出入。話卻像電視裏一樣老套。哭到累了，我想起正事，抓起把土，放進袋中，接著靠在墳堆前，拿出手機自拍。

十年了，這竟是我們兩個唯一的合照。

4.

我能得知他的死訊，要感謝他的同學L。我曾以「女友」的身分和他們一起玩過遊戲。他自殺後，同學L幫我聯繫到了他的媽媽，也在我去往湖南、回到北京的路上漏夜安慰我。

剛開始，同學L說的都是關於他的好話。但或許是天意使然，同學L不忍看我越來越沉迷，試探著吐露了一些有些殘忍的細節。我從前很抗拒得知這些，但被複雜又矛盾的情緒折磨夠久，我心裏也隱約覺得，我要走出來，就不能不知道這些真相。

在同學L的講述裏，從2021年到2023年，我們竟然沒分開。2022年，他拉黑我後，還曾邀請同學L和「我」一起玩遊戲，並在12月去貴州找「我」，一直同居到2月才回深圳。同學L說：「我當時就很疑惑，你從來不開賣，這次卻全程語音秀恩愛。」他還說「我」現在做幼師，他在貴州找到工作就定居。同學L他覺得奇怪：，覺得我是在北京讀的書的高材生，怎 不會到那麼遠的地方做幼師。

事實呼之欲出，他竟在拉黑我之前，就已有「女朋友」，和別人過上了我期待好多年的同居生活。他同學補上最後一刀：「當時警察接到報案，說是女朋友打來的。我還以為是你。」

我想回覆消息，找不出能說的詞。我知道，我這兩個月一直當作寄託的遺書或遺物，根本不可能存在。他在生命最後一刻想到的不會是我，擁有他一切的是那個女生。

我關閉手機，眼淚奪眶而出。十年來，他和我講過無數次，藏在他心裏的一個有關英雄的夢想。他是長在平民窟的普通少年，有個光榮的任務，打敗惡龍，拯救公主。在電話裏，在信件中，他說過無數次，我是他心中的公主，他要越過艱險來娶我回家。

他這次甩掉我，會不會是因為他喜歡的不只是具體的人，更是「公主」的設定，而此時剛好身邊出現了一個更像公主的人。當他遇到了一個同樣心動，而且生理性別是女性的人，就完全可以不帶負罪感地把我踢出去。畢竟，人不能一直活在網絡世界裏，和我「奔現」以後，他面臨的世俗難題會更多。

我陷入更深的自我懷疑：除了外界壓力，會不會他內心本身也不接受我的生理性別，只是捨不得一個一直對他好的人，才從最開始就欺騙自己也欺騙我？可是，我們曾很多次隔著屏幕「性愛」過，無論是語音文字還是照片視頻，他的一系列生理反應是裝不出來的。學界對於同性戀、異性戀的定義是，會不會對同性或異性的人產生性的衝動。他說過，看同性成人影片時不會起反應，但是一想到我，就會。我因此才接受了這個浪漫的說辭：愛的不是某個性別，而是具體的人。



Getty Images

事實已經無法揭曉了。但一旦開了一個口子，對真相的探詢就無法止住。從不同人的講述裏，我拼湊出了一個盡可能完整的真相。

他的父親生過病，但不嚴重：曾有人在2023年和他父親通過電話，對方回答早就能正常工作了，根本不是他口中的「一直沒醒來」；

他不僅騙我，也騙身邊的人，2022年，合租的同學把三個月的房租轉給他，請他交給房東，他轉頭就自行收用，理由是給父親治病。欠條拖了一個月又一個月，到現在分文未還；

他並不是一個堅定求生但被現實打倒的人，而是經常放棄、得過且過。2020年，他找到工作，經常找理由請假，躲在家裏通宵玩遊戲。

聽的時候，我還是下意識懷疑，本能擔心是他們被他騙了錢後講他壞話，但隨著他們的講述，結合對他的了解，我越來越相信這就是他。很多年前，我們最早的一次「分手」，他就是截圖和小號的聊天，來冒充是他哥哥強迫他 和他的對話；每一次的冷暴力，他也都會找出藉口來為自己的懦弱圓謊。

我疑惑，為何他的眾多優點會在一剎那消失，擅長傾聽、富有同理心、積極向上的少年會突然變得拒絕溝通、不通人情、懶惰消極，難道這些優點不過是他的人設，後面才是現實中的他？

他的朋友說，他其實很上進，也很有計畫，想做的事總是列下來貼在桌子前，可一旦有一點點不如人意，就會全盤推翻。通宵了一整個晚上玩的遊戲，只因為其中有個屬性不符合他的期待，就可以直接註銷，重新再玩；閒聊時，他也經常提到，希望能「重開」，到一個富裕的家庭重新開始，好好做人。

他在貼吧有很多帳號，剛認識他時，他是很明顯的「逗比」（搞笑）形象，沒多久，他就註冊了新的帳號，關注了一批藝術、哲學類的貼吧。對於資深網民，帳號就是身分證，但對他來說，每個帳號可能都是新的人生。



Getty Images

不知道他自殺，是不是覺得，人生也可以像帳號一樣，一個註銷鍵就能抹掉過去做錯的一切，選一個想要的人生繼續培養，不滿意了又可以從頭再來。

但我又想起，2018年，他做過一個決定：讀高中，參加高考，讀好大學，才「配得上」我。他說，父母在深圳打工時認識，也在這生下他，倆人沒趕上任何風口，一直都只是勉強讓全家人不挨餓。他小時候日子比我辛苦，唯一的計畫是早點賺錢，深圳是高新技術密佈的城市，他讀中學時，正是互聯網公司的紅利期，他乾脆直接讀了職校：三年就能工作，再讀大學簡直是浪費時間。到了2017年，他快從畢業時，才發覺自己想得太簡單，職校和211在面試前的門檻差異是難以彌補的。

大陸這些年對高考的管理越來越嚴苛，他沒法在深圳讀高中，就讓他媽媽帶著回了湖南老家，各處托關係，把他送進了湖南老家某個一個小鎮的高中。可新年來臨時，高考學籍篩查終於從城市深入到了他就讀的小鎮高中，他媽媽四處「找人」帶著他找關係，辦法用盡，也沒辦法再讀。

沒多久，他就說自己未來無望，不能耽誤我，單方面提了分手。

但他並不是完全沒有努力過。或許是因為這個環境的容錯率太低，讓人承擔不起主流選擇外的其他可能性。

5.

2024年10月，我去了趟深圳。我要去他去過的地方，走他走過的路，像陳奕迅《好久不見》唱的。

最後一站是他的墳。小山坡上，人腳踩出的路又長出了許多植物，一荏蓋一荏。我還記得墳堆的樣子，就遙遙地停在某個山頭上，我能清楚看到他在哪裏，但就是過不去。我乾脆站在小山腳下，說著積攢了一年多、幾經轉變的想法。我想，這些執念解決後，我再也不會來了。

網上流傳一個說法，人會被年少不可得之物困住一生。但我想知道我真正執念的究竟是什麼。

小時家境很窘迫，家人外出打工，用「離散」為代價來換錢。在同齡人的圈子裏，我一樣孤單，男性同學們會找出各種我「像女生」的證據來排擠我。講話「娘娘腔」，白嫩得像女孩，衣服和文具也像女孩的一樣潔淨。我不懂辯駁，只努力學習他們的規則：在操場滾、躺把衣服弄髒，粗著嗓子講話，試圖和他們同頻。但他們總能識別出我是裝的。在操場排隊時，眾目睽睽下，粗魯地把我推進女生隊伍裏，引起隔壁班大笑。只有班裏的女生會釋放出最大的善意，接納我，帶我玩，而之後，男生的奚落又會變得更豐富。

他在此時出現，不只是作為能陪伴我、傾聽我的人，還是第一個肯真正尊重我的「男性朋友」。但我又覺得不能這樣歸因，會陷入「把自己的一切遭遇怪罪到原生家庭 and 不幸童年」的困局。

會不會是因為大陸男同性戀的世界裏總是「0多1少」，所以我想抓住他不放，就是怕錯過他？但我又否定了這個猜測。我遇到的能扮演「1」這個角色的人並不少，和他分手期間也曾和幾個人交往過。

我接著回溯，終於找到一個最可能的理由。

2013年，大陸網絡防火牆還沒完全建立，大家能相對自由地登陸外網，我當時跟著「文藝青年」的潮流，在ig上關注了很多深圳的同齡人。他們的校服是清新的天藍，他們的高中生活同樣不晦暗。有人在學校組建樂隊，和志同道合的人發行的原創專輯；有人結伴騎行，足跡一步步延伸到了歐洲。

那一身藍色的校服上衣從此在我心裏點燃了一團火，我不只想要見到外面的世界，我也要在這樣的世界裏生活——別人問起我的家鄉，也會說這是老牌繁華都市，但我在小鎮長大，除了高考，沒享受過太多社會福利。

而2013年，他拍給我的第一張照片，就是穿著藍白色的深圳校服。我一下子明白過來：他寄托著我跳脫出現有桎梏、追求美好未來的嚮往。多年的相處裏，他的身分逐漸複雜。靈魂伴侶、性愛對象、靠得住的家人，一個一個標籤重疊，他也變為了一個最豐富的集合體。

這些年我都是獨自奔往我嚮往的世界。他從一個人，變為一個寄託，一個象徵，這些美好的期待漸漸和他混為一體，哪怕我並不真的需要他這個人，也無法讓自己將他拔出去。

那麼對於他呢？我想我也一樣是一個由「寄託」、「需要」等關鍵詞拼湊出的集合體。他才會在有利可圖時到來，利散而退。「喜歡」當然也是有的，但對於長時間處在不健康的生活狀態中的人來說，它又恰恰是最不穩定的東西。

想明白以後，雖然我心裏還是被陰影籠罩，怕會被騙，但也不再抗拒新的關係。我慢慢懂得，不要再依靠「戀愛」來解決自身問題，它該更純粹一點。我陸續認識了一些人，也終於體會到了健康的

親密關係。只是這一次，不再只是通過網絡。

我想我從前陷入了一個誤區。對於15歲的我來說，周遭即世界，當時的網絡的確是一個拓寬社交的渠道，但現在我已經走得夠遠，完全不用把結識新人的期待全部交付給錯綜複雜、難辨真偽的網絡了。何況現在的網絡環境已經變了，D吧被戰狼攻陷，「你畫我猜」也因有網友會在畫板上寫「反動言論」而遭下線。人和人的相處，都不再真誠而互相信任。

Thilina Kaluthotage/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

兩個月前，他的朋友問起我的近況，寒暄兩句後，我們終於聊到最後一個未解決的話題。他找我借的錢，都花去哪了？種種線索最終指向了一個可能：網貸。

自從2020年起，他就一直借網貸度日。一旦享受到了來錢的容易，往往會陷入奢靡，「以貸養貸」，直到徹底斷供。後來重新聯繫上我，很可能是網貸還不上了。而他從2022年起找同學借錢時搬出的給父親治病的理由，其實也不過是維持他人設的遮羞布。

2023年，為了給他湊錢，我不得已借過網貸，之後幾個月一直沒能痊癒，靠網貸維持著生計。我沒把這當回事，心想自己並不奢侈，也有不錯的工作。可這天後，我立刻覆盤花銷，果然發現了很多筆遠在我計畫外的支出。我制定了未來的收入計畫，避免被捲入其中。如果說，他對我還有何副作用，大概就是，他給我上了一課。

我想，他壞得並不徹底，要不然也不會自殺了，他的原生家庭無法拉他一把，他不想接著拖累我。後來想想，自殺可能只是因為在我這裏也借不出錢，編造謊言混日子的感覺太累，他不想繼續了。至於我的感受，他應該不曾考慮過，畢竟連這些真相，也是我獨自用了一年半的時間才勉強拼湊出的。

我偶爾還是會想，他自殺的日子到底是什麼意思，為什麼偏偏選在6月13日我們認識十週年這一天。難道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？他是不是想用這個方式告訴我，放下執念，這十年是個錯。還是他覺得在這一天自殺，來世就能變成他期待的，十年前剛認識我時他說的身分？但我不能再想了，我把它當作一個巧合。

我和他交融太久，久到分手後做的每件事也仍有他的蹤跡。吃牛肉火鍋，我會想，我和他曾一起計畫去北海道玩，吃當地的和牛；去ktv唱歌，下意識不去點曾和他一起聽過的那些。

這一年半，我做了一個名為「消除與覆蓋」的計畫。和他期待的事情，我都陸續獨自或和朋友結伴做了，再提起類似的話題時，我首先想起的，不再會是他。

回憶是種恫嚇。寫下紀錄時，媒體人的慣性讓我時不時擔心，這件事會不會被消解成一個個簡單粗暴的標籤，比如：一個網癮少年在現實「重開」、被網貸壓垮的年輕人，或者被傳成是「直男裝gay來騙錢」。但我想，只有從頭審視，認真書寫，才能記住它是怎麼發生的，這十年才算白費，才能讓我真正去走向我的「未來」。而對於他，愛意和恨意在這快兩年的頻繁回望裏都消磨得差不多了，我終於能平靜而真心地說一句，願他安息。如果有來生，祝他過上真正想要的人生。